

# 新马旧体诗与中国诗脉

## 在当代东南亚的传播

金 进

**摘 要** 晚清政府先后派左秉隆和黄遵宪去新加坡任领事，后来新马地区诞生了本土诗人邱菽园，接着 1930 年代到 1950 年代南下文人郁达夫、余雪曼等人在新马地区活动，再到新马正式建国后从中国来到新加坡落地生根的潘受、林立，这些旧体诗人的文学活动超过一百年。可以说，百余年来旧体诗创作在东南亚文坛历史的线索中绵延，文脉不断，成为东南亚文学一方独特的风景。从文学史料去勾勒和还原百余年来东南亚旧体诗的创作，从而探索和梳理出中国文人在离散路径中的复杂的创作心路，探寻百余年来华文文学经典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双重视域下华文文学旧体诗的发展规律，无论是文学史料整理还是文学理论建构的角度，都是我们文学研究界需要认真解决的课题。

**关键词** 中国诗脉 新马旧体诗 潘受 李庭辉 林立

作者金进，浙江大学文学院研究员（浙江杭州 310028）。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4-0177-9

华文旧体诗创作在新加坡已有百多年历史，这可从李庆年的《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sup>①</sup>找到根据。该书以刊登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文报章的旧体诗为研究对象，指出现时最早可见的报章作品是张汝梅在 1887 年 12 月 19 日刊登于《叻报》的四首绝句。但作者同时亦证实华人在新、马两地创作旧体诗的年代应该更早，因为创刊于 1881 年的《叻报》，头六年的资料已经散佚了，而清政府第一任新加坡领事官左秉隆（1850—1924）亦早已在 1881 年抵埗后开始创作，并创立了会贤社这一诗文组织。李庆年又指出刊登在各种报刊上的旧体诗作，总数达到五万首。汉诗创作在新加坡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东南亚旧体诗最初是由晚清知识分子南传诗薪的。左秉隆作为首任清政府派驻新加坡领事，分别于 1881 年 8 月到 1891 年 10 月、1907 年 10 月到 1910 年 9 月前后两次出任清政府驻新领事，合计十三年。兴办义学，设立文社和学会，办诗社，推行教化，以培养本土知识分子，培养本土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感。后有黄遵宪 1891 年 11 月 5 日正式接任总领事之职。他在南洋地区延续中华文脉的贡献也是值得称赞的。除了南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本土知识分子对旧体诗创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如被誉为“南洋才子”“南国诗宗”的邱菽园。<sup>②</sup>邱菽园的创作分期可以其 1907 年经济破产为标准，而分成两个阶段。前期是心系庙堂、追随康梁的维新文人，后期是回归知识分子岗位意识，

①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4—5、93—94 页。

② “南洋才子”出自“……联合报的李永乐、韩山元、许月英在杜南发策划下联合报导：南洋才子丘菽园生平逸事……”参见邱新民：《邱菽园生平研究赘言》，《邱菽园生平》，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 年，第 1 页。“南国诗宗”源自“（1941 年）十二月一日，卒于加东滨小阁，誉为‘南国诗宗’，被目为亦儒亦侠革命家，自号星洲寓公，曾是百万富翁，新加坡唯一的举人的邱菽园，与世长辞”。参见邱新民：《邱菽园生平》，第 148 页。

成为南洋著名报人和文化人。综观其创作，他诗中最大的主题是不忘庙堂的国族意识，心念庙堂的安危，国家的前途和兴衰。回忆历史事件和咏叹历史人物是海外寓居的知识分子向中华传统致意的重要题材。

### 一、南来知识分子品格的坚守：潘受《海外庐诗》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大量中国文人南下马来亚地区。其中最有名的是郁达夫。郁达夫在逗留新加坡与流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期间，写下了相当数量的旧体诗，记述他的南洋经历与流亡时期的复杂心情。如郁达夫《南天酒楼饯别王映霞》：“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名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日，可是伤春为柳枝。”<sup>①</sup>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又有大量南下文人活跃在马来亚文坛，如凌叔华、孟瑶、苏雪林、韩素音等人先后南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她们在新加坡的任教、研究、交友以及创作活动，一方面有着她们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写作姿态，同时也留下了冷战时期新马社会的宝贵历史图像。<sup>②</sup> 他们培养了大批热爱祖国，热爱文学创作的学子，潘受<sup>③</sup>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潘受是南洋大学旧体诗人的重要代表，他从小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同时受到当时五四新文化的影响，14 岁就开始从事新诗的创作，可是有一次父亲不经意说“新诗一句也难以让人记住”，让潘受意识到旧体诗的妙处。潘受认为古典歌词音韵比较强，容易记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新诗，并没有实现文学革命者的期待，开始着力于旧体诗的创作。潘受这样说：“本人写诗，开始写的是白话诗。白话诗产生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发表他的《尝试集》，那时，本人才八九岁。不久，中国很多青少年跟风写起白话诗。又不久，古典诗词渐渐不见于报刊上了。本人写白话诗也已是十三四岁了。再过三数年，本人终于发觉音乐性是一首好诗不可或缺的要害。所以诗叫诗歌，作诗叫吟诗。于是转而注意起古典诗词。这一转，越转越深入，竟像是被什么东西迷住了，缠住了，想转回头也是转不出来了。”<sup>④</sup>

从五四文学的脉络上看，潘受与中国政商文三界的交往密切。在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期，潘受曾避难中国重庆，当时担任新加坡慰劳团领导，到抗战前线慰劳将士，曾经见过抗战名将李宗仁、卫立煌等人，后走遍四川、云南，在成都跟陈嘉庚会合，还曾接受过蒋介石宴请。在重庆四年，认识了中国文化界诸多名人，如章士钊、于右任、沈尹默、老舍、刘成禺等人。他认为当时很多的五四文人都开始重视旧体诗创作：“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战时首都，环顾当时中国，几位白话诗的开路先锋，不写的不再写了，如胡适最捧场的康白情，继续写的则如编过《新青年》的沈尹默，陈独秀，‘创造社’的郭沫若，以至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等，无不‘勒马回疆’如闻一多去写古典诗词了，举也举不尽，数也数不清。他如老舍，茅盾，顾颉刚，田汉，他们偶尔写写，也只是古典诗词。至于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吴芳吉，更是坚守古典阵地，从不改变。连臧克家，也不时有古典式绝句出现了。……当白话诗初起时，大家认为古典诗词该打倒，因为难懂。现在则认为难懂的往往是白话诗。而且，古典诗词容易成诵，能背几首古典诗词的，到处有人；而白话诗则除作者本人或可背得出三数首外，读者谁背得出？这些问题很值得有心人深思！”<sup>⑤</sup> 潘受也是身体力行的杰出诗人，他曾建议青年人写诗的方法，认为“很简单，如果他真的有兴趣，有中国文学根底，他可以去学、多读、多写，一定不会吃亏，也自然能得到享受和成就。人各有所好，各择所好就行了。……假使只让我指出一位的话，那就是杜甫；其实，李白、张籍、李义山、苏东坡也是我所爱的”<sup>⑥</sup>。

1946 年，潘受回到新加坡，作为南来文人，潘受的中国情怀与本土意识并存，他曾谈及自己的爱国情怀：“本人收存在这集子里的诗，开始于 1937 年，那年二十六岁。前乎此所作，纵然有些是朋友们认为不错

① 原载《星洲日报》副刊《繁星》1940 年 5 月 23 日。

② 参见金进：《冷战、南来文人与现代中国文学——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师资为讨论对象》，《文学评论》2015 年第 2 期。

③ 潘受（1911—1999），原名潘国渠，字虚之，号虚舟，笔名衣虹、虹，晚年号看云翁，祖籍福建南安，1930 年南来新加坡，任新加坡《叻报》副刊《椰林》编辑。1931 年任新加坡崇正学校校长。1937 年参加慰劳团访问中国，1942 年举家辗转印度、缅甸、中国，避难重庆，1946 年回到新加坡。1953 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执行委员，1955 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秘书长。1960 年退休。1986 年获新加坡政府文化奖。1991 年获法国最高文学艺术勋章。1992 年获新加坡政府最高勋绩奖章。著有旧体诗集《海外庐诗》（1970）、《潘受行书南园诗册》（1984）和《潘受诗集》（1997）等。

④⑤ 《潘受诗集》，新加坡：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1997 年，第 621—622、622—623 页。

⑥ 潘正镭、韩山元：《潘正镭、韩山元访潘受》，《联合早报》1997 年 8 月 17 日。

交相劝存的，也决计不收。因为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阀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生死存亡的最大关键。本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一年是本人最切齿痛心，最不能忘记的一年！”他的诗歌中有着浓浓的对祖国时局的关注和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怀。《海外庐诗》第一篇《紫金山梅花》作于1937年，“孙陵路接孝陵斜，间代英豪起汉家。千古春风香不断，紫金山下万梅花。”《燕京杂诗》（1937）“大刀出鞘凛纵横，荡决时闻杀一声。五百健儿喜峰口，记将血肉补长城。”《重过金陵四首》（1946）：“鸩毒南皮叹建康，收京今见复员忙。月明一片江山影，如照徐妃半面妆。功成万骨不妨枯，北伐还闻说寄奴。风景欲怜新劫后，白门无柳可藏乌。城郭人民认是非，大江潮打众山围。夕阳再过乌衣巷，王谢空归燕不归。千秋虎踞龙盘地，一局蜂狂蝶闹春。风雨更能消几许，眼中花事渐成尘。”《避寇归国卜居渝州嘉陵江滨春日多暇感时抚事集杜少陵句成五言律五十首》，写作于1943—1944年。“烈火发中夜，风云暗百蛮。甯身来蜀地，何路出巴山。天下兵常斗，春归客未还，卜居期静处，缓步有跻攀。”（其一）诗集中有抗日诗篇，帮助新加坡人民了解中华民族所处的生死存亡关头，民族如何万众一心，用自己的血肉抗击日寇。潘受曾跟着第二战区司令李宗仁将军凭吊抗日名将张自忠，其中一句“天围大野风云壮，日落孤城鼓角悲”何其豪壮！再如《吴淞无名英雄墓为五年前一二八抗日之役死难将士葬处同人来献花圈记以此诗》：“不堪劫后过吴淞，新冢累累夕照中。但有花圈酬战骨，更无名字识英雄。艰难守土孤军奋，慷慨捐躯一死同。凭吊似闻嘶鬼马，怒声犹逐海潮东。”凭吊的是前仆后继的国军战士。1949年《送迎一首是日立夏》：“送迎王霸了昏星，谁解台城柳苦辛。山尚龙蟠余旧姓，堂随燕去付新人。惊心一碧长江水，过眼千红昨日春。犹有后庭歌未歇，孔张脂粉倚风尘。”此诗作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城。

南来文人之间的交往也在潘受笔下有所记录，如《题凌叔华女士花卉写生五首》（1959）：“才貌真当刮目看，要图富贵本非难。怪他一种书生气，从此风尘老牡丹（注：墨牡丹）。招来风来与众分，虚怀直节上青云。何时草木能参政，我欲高呼选此君（注：竹）。怀抱芳馨一往深，宛如泽畔独行吟。擎残翠盖当风雨，谁识荷花有苦心（注：荷花）。炎黄苗裔有居夷，瘴雨千催百折之。终古此花根性在，西风何力破东篱（注：菊花）。窥帘弄笔写芭蕉，便觉青藤不寂寥。还与画师参此味，世间听雨最魂销（注：芭蕉）。”再如与郁达夫、陈嘉庚等下南洋活动的中国人的交游也出现在诗作中，如《次韵赠郁达夫先辈时君赋毁家诗后复偕映霞女士出国南来》（1939）：“小劫神仙亦可嗟，最难家毁又成家。愁边诗酒皆新泪，梦里关河有乱笳。看到波生方爱水，折来刺在更怜花。何当一笑忘陈迹，重结鸳盟寄海崖。”《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其诗歌小注：“一九四二年二月达夫自新嘉坡围城出走，其小电船原为洪永安备以供余与永安两家眷属用着，约定五日黎明开往临近之苏门答腊小岛，余告知达夫及李铁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轩待发，达夫所携小行篋衣物数事而外有白兰地酒一瓶、牛肉干十余块，诗韵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与大笑，酒三人，立意将小电船坐位尽让与之，遂分途。达夫既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嗣为日寇所得，命充通译。三年间，全活甚众。寇降惧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达夫，乃密害之以灭口，竟无有知其死所者。”<sup>①</sup>还原了当年潘受与郁达夫的一段生死情谊的历史场景。《五言一百韵寿嘉庚先生七十》（1943），结尾部分“今公届古稀，皓首无往著。人争颂松椿，我泪窃盈掬。亦拟荐霞觞，公本厌酬酢。亦拟荐蟠桃，公本是方朔。裁云写诗篇，三揖三熏沐。公乎盍归来，中兴已可卜”，将陈嘉庚的光明磊落和坚贞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南洋大学的礼赞与回忆也经常出现在潘受诗作中，如《丙寅冬至后二日重过南园七绝八首》（1986）：“风貌南园判昨今，旧踪路断已难寻。予遗一树相思在，更与何人展绿阴。（其一）”有着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受。“三色光环旗影杳，园荒亭坏莫回春。落成永忆当年事，士女欢腾十万人。（其二）虎倒龙颠抑塞才，物鸣总有不平哀。要知天下原无路，路是人人踏出来。（其三）娇莺言语蟹文章，数典何妨祖可忘。金碧黯然图籍散，我余及吊鲁灵光。（其四）略似沧浪见楚词，此湖清浊美风漪。种松老圃无人识，照影重来立片时。（其五）旧寓山庐仄径斜，残基犹在草穿沙。后园不见华茂迹，脉脉西空自晚

① 潘受：《海外庐诗》卷2，新加坡：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1970年，第15页。

霞。(其六) 榛芜碧涌大门生, 门尚庄严额削名。何止旧人零落尽, 也无鸚鵡说华清。(其七) 年来世事不堪论, 话到喉头咽复吞。多谢海风吹雨过, 暗将吾泪洗无痕。(其八) ”这组旧体诗满含对南洋大学被新加坡政府关闭命运的愤懑之情。第二首中的“士女欢腾十万人”回忆着 1958 年 3 月 30 日南洋大学奠基石碑落成典礼的盛况。第三首中“要知天下原无路, 路是人人踏出来”赞赏南洋大学历届毕业生的自力更生, 其中赴欧美深造者多有执教于世界名校的校友, 为母校增光添彩。第四、五、六、七首分别凭吊今非昔比的图书馆、面目全非的南大湖、已夷为平地的教师旧公寓、迁移到偏僻处的南大校门, 而第八首则再次抒发对南洋大学所遭受的不公平命运的无奈与感伤。

潘受是旧体诗的践行者也是守护者, 他曾回忆: “一九八五年广州诗社欧初社长和他们社里的一班师友到新加坡来, 听众踊跃。他们邀我发言, 我说: 中国古典诗词早被打成一条死蛇了, 现在又变成一条飞龙在天, 中国文字外貌有变过, 从来没有死过。能痛除恶草, 痛革恶风, 那末, 中国诗歌的地位将永居世界第一, 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字是一字一形, 一字一音, 一字一义, 有无穷的灵活, 无穷的变化, 无穷的奥妙。有声, 有色, 有物, 有则!”<sup>①</sup> 他的《泰山四首》《归抵新加坡示尔芬》《悼亡室郑尔芬》等诗作都是他自己钟意的作品。其中《尔芬周年忌辰挈二儿省墓遇雨》(1938): “经年碑碣渐生苔, 低首坟前抚百哀。心事不须吾再说, 汗衫犹是汝亲裁。二儿呼母魂何处, 一径飞花雨又来。欲去踟躕还小立, 九原双眼可曾开。”正是这种对旧体诗词的热爱, 使得潘受的诗歌中有着一种自得自洽的文学感染力, 一种自然清新的文学审美力量。

## 二、旧体诗中的新生国家: 李庭辉《鸡肋集》

随着东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马来西亚、新加坡先后于 1947、1965 年分别成为独立国家, 在这个时期, 新马两地本土旧体诗社也在蓬勃发展, 如 1957 年由本地诗人成立的新声诗社, 一直活跃到现在, 是新马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华人诗社。香港诗人王一桃曾经为新马旧体诗学者莫顺生作品作序, 序中这样感叹新马两地的汉诗传统: “‘汉诗’, 是他的所长, 也是我的所好。我们都是汉人, 也叫做秦人、唐人, 更普遍叫做华人、中国人, 因此无不对汉诗情有独钟。尽管他生于马来亚, 独立后与时俱进地加入大马国籍, 但血统上仍是中国人, 思想感情仍有《诗经》《楚辞》以来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sup>②</sup> 以中华文化赓续的新马本土旧体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延续着旧体诗的光辉传统, 以李庭辉<sup>③</sup>为代表。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的李庭辉自小就读英校, 华文只是每周仅三节课的一门学科, 但他骨子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从未泯灭。课堂上的《中华文选》远远不能满足求知欲愈加旺盛的少年李庭辉及其志同道合者, 他们常常相约钻进专售中文书刊的书店苦读。貌似偶然实属必然, 某日他们中的黄松龄同学独自逛书店之时, 一位先生毛遂自荐要教他中国文学。李庭辉自然而然一同走进了老师设在霹雳怡保“溟社”专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课堂, 他们每周三个下午去那里上课。这位老师姓陈, 单名季, 出身书香门第, 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大元帅府任参军, 陈炯明背叛孙先生后他即脱离政治, 远涉南洋做起了隐士。虽然大学学的自然科学, 但他的文学功底极其深厚, 于是免费开班收徒以承传中国传统文化。陈季老师不但要求学生大量阅读、背诵古诗词歌赋, 还教他们从事诗词创作, 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功底, 后来庭辉进入马来亚大学后, 他的华文造诣深受校长林溪茂及中文系主任贺光中的赏识。那时他常常去中文系听课, 但感觉中文系的课程内容比陈

① 《潘受诗集》, 第 623 页。

② 王一桃: 《由多情诗人编撰诗歌论著, 开卷必有益——莫顺生〈近体诗鉴赏与创作艺术〉代序》, 莫顺生: 《近体诗鉴赏与创作艺术》, 香港: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 2012 年, 第 11 页。

③ 李庭辉 (1931—2023), 又名廷辉, 常用笔名有曾徒、曾之徒、亚豸、亚子和秋帆等。祖籍广东清远, 生于马来西亚怡保, 7 岁时入英华小学, 21 岁时入马来亚大学历史系主修东南亚历史, 1957 年获硕士学位。先后在圣安德烈中学、华侨中学教授英文, 与苗秀成莫逆之交。1962 年被聘为新加坡大学历史系讲师, 1964 年出任新加坡政治训练所副所长, 1968 年被聘为南洋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 1969 至 1971 年担任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副提学司, 1971 至 1972 年应聘为加拿大西部安大略大学客座教授, 1973 年起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80 年代初转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1985 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0 年被聘为东亚哲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主任直至 1992 年退休。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全球汉诗总会秘书长。著有旧体诗集《鸡肋集》(1966)、《三弃诗集》(1985)、《菩提叶》(1990)、《诗偈对倾》(1997) 和《卧云轩墨余》(2016) 等。

季老师当年所教浅显太多。“我非常怀念陈季老师，没有他就没有文学的李庭辉。”<sup>①</sup> 他不止一次这样感叹，他曾这样说：“一九四七、四八年间，经黄松龄师兄引荐，初投陈师门下，犹记首次上课，读杜甫《秋兴八首》，自彼之后，即与中国古典文学结下不解因缘，其爱恋程度，即沐浴如厕，亦吟诵屈原、司马相如、李白、杜甫、周邦彦、辛弃疾等等诸人作品。”<sup>②</sup> 陈季不但给他们打下了稳固的古文功底，还把他们的诗词整理成册，成为李庭辉最早的文学作品。<sup>③</sup> 李庭辉到了马来亚大学，他对华文文学的兴趣只增不减，经常前往中文系听课，引起了系主任贺光中的关注，后来更在新华文坛担当了重要的角色。1966年，他与魏维贤、杨进发、黄敬恭等创办了华文社团新社，并在1966至1972年担任社长，出版刊物《新社季刊》《新社学报》《新社文艺》《新社文艺丛书》等，1970年他当选南洋学会副主席，同年又与黄孟文、苗秀、连士升等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并当选为首届主席，也就在这一年，他荣获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星章（BBM）。1971年他与孟毅、苗秀等主编了《新马华文文学大系》一套共8册。这一系列的活动对于推动本地华文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鸡肋集》是李庭辉的代表作品。李庭辉曾执教于新加坡大学，教授诸子之学，“第余于氏之为词，尤所激赏，盖以其能兼婉约与豪放之盛，又能别处机杼，自铸新辞。……余固不欲效任公语，以为氏之为词，足与宋人乱楮叶；然其词格之高，当非寻常作家所能及也。”<sup>④</sup> 李庭辉早年模仿李白的诗，后转攻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等清季三杰，后又学白居易《长庆集》，同时对魏晋南北朝诗也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俗而不陋，哀而不伤”<sup>⑤</sup> 的诗风。感时而作的，如《望月有感》：“河山旧梦音书少，明月清辉冷露多。”怀古之作，如《马嵬坡》：“霓羽歌残互鼓催，金柯梦断有余哀。殷勤应是骊山月，千古寒光映马嵬。”情感之作，如《长夜有感》：“石凉风瑟瑟，新月结明晴。向晓洪潮急，愁心竞水生。”仿古之作是他的代表作品，如仿白居易的《东郊》：“步出城东隅，流涧清且浅。烟林含霭日，飞鸟没层岫。双双上林鸟，相悦声燕婉。”仿晚唐的《堤花》：“闲云千里静，日日傍山来，醉后堤花晚，宫黄半未开。”《锦瑟怨二首》：“鸩舌娇娃未解诗，偷声减字倩谁知。相如词赋张生笔，不善丹青善画眉。//商隐心情杜牧年，凄凉人对凄凉天。都因红粉抛青眼，涕泪双双落玉肩。”或近于宋人之说理诗，如《拟樊川长安六首》：“光复原非台狗事，虎狼来去总难生。孤螽处处传佳汛，龙盾方方布好声。”其中的艺术打磨还是很有功力的。另外，他还有一些词的创作，有《解连环》：“远书频促，信心长语重，情伤幽独”，“正岁暮葭管吹寒，对媚水娇山，半添愁苦”，“愿今宵桂华如水，照人归路”。《高阳台》：“细雨迷蒙，晓寒难耐，远钟梦醒更残”，“书生意气悲如许，怅湘弦绝响，旧曲重弹。似水年华，风怀老却潘安”。这些优秀诗作在怀古叙事中深化着中国传统文人感时忧国的现实主义诗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新生国家众多，作为亚洲四小龙的自豪感在李庭辉的笔下也经常出现，如《慈悲吟》里面对南洋富商阶层生活的描述：“南洋多豪富，胶锡盈仓库。月入累百万，赋税自有数。量珠双角山，得欢便弃故。谗谮互妒忌，或驰车过市。”再如《海外篇》：“海外有天国，百岁篷槎通。文物光四表，苞茅尽北供。……创国允执中，格尔异种民。朕命唯率从，慎毋旷尔志。毋故步自封，杂族通婚媾。尔念应大同，戮力除暴乱。七载图丰功。慎厥始，维其终。嗟乎高论何显赫，侈言定乱资兵戎。黄货白货相复作，袞袞诸公莫恫恫。”后期的一些拟樊川长安的诗歌，如《星洲咏·其一》：“雄视群南气若狮，此关天下最称奇。西凌缅甸通欧狄，东去扶桑控美夷。北比大唐兼暹越，南邻广澳带婆尼。由来喉舌皆名镇，一岛皇皇百海司。”当然也有思念祖国的作品，如《异乡寄简二首》：“漫说愁如海，家书淡若冰。秋深毋作客，长路又伶仃。朝朝风雨急，冷露渍人衣。举目惟夷色，今知背井悲。”体现出作为第二代移民的李庭辉对中国

① 李庭辉：《李庭辉访谈始末》，《源》总139期，2019年7月18日。

② 李庭辉：《望星楼墨余》，新加坡：新社，2002年，第7-8页。

③ 陈季先后出资出版了《溟社丛刊第一辑：溟婴甲稿》（1952）、《溟社丛刊第一辑：溟婴甲稿》（1956）和《溟社丛刊第一辑：溟婴甲稿》（1959）。李庭辉曾有序言：“这次陈先生要刻印我们习作的诗稿，我非常高兴，便想借这个机会，发表一点我对诗，和同学们的作品的意见。首先，我须说明自己作诗的经过，和作诗的立场”，可见这几辑文艺期刊主要是刊载李庭辉等中学生习作。参见李庭辉：《溟婴甲稿序》，《溟社丛刊第一辑：溟婴甲稿》，怡保：欧亚印务公司，1952年，第1页。

④⑤ 郑子瑜：《序》，李庭辉：《鸡肋集》，新加坡：新加坡中国学会，1966年，第2-3、2页。

的特殊情感。

《三弃诗集》(1985)是新旧体诗歌都有,其中的旧体诗创作于1970年代初期,其主题延续着他之前的诗风,一部分诗关注现实,是写实主义风格,如《嗟老》:“急雨催年晚,寒风入小楼。女儿年渐长,白发日添稠。卖吹终朝乞,鸡鸣半面羞。剩骸何日北,有泪满归舟。”另一些诗书写人生哲理和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如《望月》:“遥对长林空寂寂,一天明月看多时。嫦娥慵起梳犹懒,昨夜情怀君未知。”从李庭辉自己的话就是:“这些文章多数都是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八年之间的生活痕迹,一九七八年之后,因为转写新诗,于是旧体的形式就少用了。写旧诗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的,至今老大改写新诗,真是一个奇迹。……这部书,为什么给它一个‘弃’的名字呢?答案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务,结果是无有不弃的,即使你在主观上不肯弃,客观上,到最后也必然会化为乌有。于是,弃之可也!”<sup>①</sup>

### 三、华社与学院的文化保种:林立《新洲雅苑》

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政治地位在整个东南亚(除新加坡之外)长期以来并不是很高,华社、华校和华文教育三大支柱的发展一向不是很顺利,文学在东南亚地区的创作也倍受压制,甚至被当地国家政策强行中断。如印度尼西亚1965年发生政变,第二年苏哈托取代苏加诺,之后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系列排华运动,所有华文学校被关闭,开始了同化政策。直到2000年,瓦希德总统才开始准许华文、华语可以公开使用,华语电台和电视开始恢复播映,华人社团和会馆开始恢复。截至今日,东南亚诸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华文创作基本已经中断,泰国、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缅甸华文文学尚保留一些活力,最能孕育出优秀华文文学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但平心而论,新加坡政府自1979年开始的双语政策和1986年的英语源流政策,直接导致新加坡华文教育水平直线下降,目前仅靠着特选中学政策来维系华文教学;而马来西亚政府自1970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和相应的打压华人社会的政策,华文教育靠着华人社会民间力量自筹经费并鼎力资助的华人小学、独立中学的华文中小学教育体系坚持至今。这些年来,新、马两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有所改善,但毕竟曾经的国家政策伤及华文教育之根,修复起来尚需时日,我们也唯愿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一脉可以继续东南亚繁荣昌盛。

旧体诗的创作虽然在东南亚地区已经不如从前繁盛,但旧体诗仍受到不同年龄层读者的欢迎。以新加坡为例,2015年,全球汉诗总会创办了《新洲雅苑》半年刊,由林立<sup>②</sup>担任主编,创刊号于2016年1月23日假国家图书馆十六楼发布。林立在《新洲雅苑》创刊号中介绍这份刊物:“新洲吟坛枯寂久矣。华文地位,今非昔比,后生读写尚且不济,遑论乎诗?报章杂志,斯文之渊藪也,而鲜载谣咏。唯坊间文士,克苦自持,托孤怀以起兴,感诸事而有作。然随作随散,难能辑录,或将共流水落花而俱去也。是以全球汉诗总会新加坡同人,始创《新洲雅苑》,汇新马之俊彦,少长毕来;寄南洋之风调,海天同诵。庶几踵武前贤,敷陈众作,挽狂澜于既倒,传薪火于将熄焉。”<sup>③</sup>另外,新加坡全球汉诗总会会长朱添寿在《新洲雅苑》的献辞中说:“在我国,相较于其他各门艺术,华文古典诗词可说是冷门和弱势的。在目前的语言环境里,学生们对华文古典诗词的接触非常贫乏,也就谈不上兴趣、了解、欣赏、学习和创作了。但近几年来,情况似乎稍有改进。社会上有更多的中年人士以及退休人士,相继报读民间开设的对联和诗词进修班。而在大专学府方面,国大中文系于五年前增设了中国古典诗词学习课,每届报读的主修和选修学生人数,都在二十位左右。而大专文学奖也增设了古典诗词奖,两届下来,倒真有近三十位学生投稿参加比赛,水准也真令人刮目和兴奋。

① 曾徒(李庭辉):《后记》,《三弃诗集》,新加坡:新社,1985年,第206页。

② 与李庭辉一样,林立也是学院派旧体诗人,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之后获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博士,曾任教于纽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现从事有关海外汉诗的研究。除学术撰著之外,尚从事古典诗词创作,担任全球汉诗总会副主席及新加坡本地诗词刊物《新洲雅苑》主编。他曾论及创刊初衷:“汇新马之俊彦,少长毕来;寄南洋之风调,海天同诵。庶几踵武前贤,敷陈众作,挽狂澜于既倒,传薪火于将熄焉。”林立:《〈新洲雅苑〉创刊辞》,《新洲雅苑》2016年1月创刊号,新加坡:新加坡全球汉诗总会,2016年。

③ 林立:《创刊辞》,《新洲雅苑》2016年1月创刊号。

虽然人数以新移民和港、台以及马来西亚的学生为主，但也有几位本地学生表现可取。”<sup>①</sup>

纵观《新洲雅苑》，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几个特点。首先，从创作群来说，《新洲雅苑》是一份同仁刊物，诗人多为意趣相投的师友，如先是有林立的《怡保访徐持庆丈敲梦轩》：“故人邀我到西轩，摘梦敲诗话旧年。生事嚣嚣尘过眼，襟期荡荡水流泉。两间元气笈中括，四外风谣笔底牵。语久暮云深几迭，后盟金马定重联。”然后，徐持庆回有《和林立弟台〈访徐持庆丈敲梦轩〉诗元玉》：“忝承枉驾访蓬轩，数盏清茶叙忘年。君艺殊精传入室，我才虽浅耻贪泉。掏心金宝盟长在，回首香江梦也牵。几缕鬓丝搔欲尽，强挥枯笔把诗联。”篇末有注解，“我年七十五，比林立长三十岁，乃忘年交”<sup>②</sup>，友情可见一斑。“本刊自二零一六年一月创刊以来，广受本地读者及文教界好评，《联合早报》且在三月十五日作详细报导。稿件纷至沓来，本期篇幅以是大为增加。除去创刊号原作者外，复有来自大马怡保诗社之张英杰、莫顺生、徐持庆及海外诸吟长惠赐大作，为本刊生色不少。而《新洲后浪》一栏，因国大中文系本学期开设唐宋词课，学生俱踊跃倚声，故作品以词居多。又增设《怀旧集》一栏，刊载本地已故诗人作品，以追思前哲，启导来者。其他如学术文章、读者来函等，亦为新增版面。”<sup>③</sup>也可以看出同仁期刊的特征。还有一些文坛师友的风雅交游，如《念奴娇·与旅新中文大学校友于李达民教授寓庐观其所藏清代刺绣》：“年年针线，向吴绫蜀绢，细挑春色。鸟悦花芬何限意，况有霁晴风日。锦帕飘香，绣裙生晕，绝胜黄笙笔。世间流落，蕙兰襟度谁识。//遥想樊素窗前，新葵刺就，蜂蝶争相惜。邈渺而今尘海外，还惹骚人寻绎。篋里萸囊，梦中歌扇，恍是江南客。绮情多少，一般题入红碧。”<sup>④</sup>在这份文学杂志里面，包括师友作品、学生习作、经典旧作、学术文章、读者来函等几部分。在第2期里面出现了来自中国重庆、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洛杉矶、加拿大温哥华等诗人作品。

《新洲雅苑》创作群中有一支新加坡高校的学生力量。这份刊物里面有很多诗作都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选修中国古典诗词课的本科生所作，这些课堂习作总体上看有稚嫩之嫌，但却延续着中华诗词的南洋一脉。张园林的创作值得一读，如《丙申春客居无春之城》：“年来冷淡看花心，闲雀呼窗万绿阴。睡起偏逢四月雨，无人知道是春深。”《读刘忠宣公〈西行稿〉》“三系秋台老去身，残生应更许胡尘。两千里外山河小，四十年余宦梦真。尽瘁何妨功是过，殚谋敢恨果成因。此心自有光明境，黑白非凭指鹿人。”为其感时之作，感慨明朝中叶的刘大夏，曾历任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四朝，官至兵部尚书。后因得罪宦官刘瑾，借口激变罪，充军甘肃，时年已七十余。

其次，《新洲雅苑》诗词内容具有时事性，诗人们所作多为有感时事而发的作品。一是关于新加坡的时事入诗。《新洲雅苑》创刊于2015年，这一年新加坡发生了一件大事——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杨启麟的《悼李光耀资政二首》（2015）：“建国兴邦五十年，丰功伟绩信其然。辟开局限小红点，闯出艰辛一片天。引导贤才齐迈进，退居资政更趋前。巨人虽逝勋名在，耀祖光宗入史篇。政治修明日日新，安居有屋乐津津。机场列首无虚得，海港排名有实因。正喜狮城筹国庆，忽惊锡岛失耆珍。万民扼腕齐挥泪，草木同悲吊巨人。”二是有很多全球时事入诗，展示着当代诗人对人民命运共同体的关注。如庄瑞珍《马航MH370失踪谜团》：“乍闻空难心摧折，搜救规模过往年。踪迹无痕难理解，亲知守望苦熬煎。”朱添寿《悼汶川大地震罹难亡魂》：“沥血川城尽可哀，生灵骤息泣泉台。山摧可诿天灾降，楼塌难辞人祸来。乳燕呱亲垣土葬，春晖嚎子砾灰埋。苍穹不语求睁眼，哭冢招魂墓岂开。”林子《清平乐·曼谷街头大爆炸有感》：“华灯惨淡。平地惊雷撼。四面梵神鲜血染。鹤唳风潇月暗。都云佛法无边。怎堪世道艰难。还听湄南呜咽，何时重见青天。”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2015年8月17日傍晚，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四面佛佛坛附近发生大爆炸，死伤无数。还有蔡书庭的《甲午感怀》：“绕阳行一匝，狂雨暴风频。童占中环道，溟吞世越轮。腾空无讯息，落地有埃尘。倒数迎新岁，阎王却夺人。”诗中所谈到的就是韩国世越号客轮惨案。

其三，是诗作中对日常生活的诗意表现。如马宝汕《新加坡双溪布洛湿地游三首》（2015）：“一、草径幽幽侵湿地，沼池隐隐没苍林。鹭鸶鸛鸟逍遥处，碎石柔沙响籁音。二、水池浅浅长葫芦，野雉唧唧丛草居。

① 朱添寿：《创刊辞》，《新洲雅苑》2016年1月创刊号。

②④ 《新洲雅苑》2016年1月创刊号。

③ 《编者序》，《新洲雅苑》2016年第2期。

花笑盈盈游客乐，清风阵阵掠心舒。三、水獭潜游声唧唧，鱼儿翻肚弄清波。钉螺累累勤修道，百鸟山林斗爱歌。”再如林立的《过牛奶场自然公园》：“寻幽入小山，山路曲迴环。暑热嗟亭远，林熏觉鸟蛮。巉岩经采凿，空寂乏登攀。旷废寰区内，不材真有闲。”寻得一新洲采石场（Singapore Quarry），景不甚美，人亦罕至，怡然自得。林立《贺新郎·游虎豹别墅》，由景点的郁达夫对联而心动，感怀到“此是埋踪地。漫琳琅、瘞香亭馆，放愁碑字。立向虚空才几尺，消尽南洲爽气。剩片片、红情绿意。话到中原肠又热，念鹏程九万何透迤。君一语，起予思。//美人早被多情累。甚无端、鸾分鉴影，毁巢偏纪。屡阅天荒难补漏，负了吴山楚水。如许恨、凭谁湔洗。虎啸莺啼终寂历，愿从头认取扁舟誓。波浩荡，晚云际。”此诗参考了郁达夫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诗出《毁家诗纪》中关于其婚变的事变本末。又有郁达夫滞居苏门答腊岛时的“终期舸载夷光去，鬓影烟波共一庐”入诗。

另外，行旅怀古的感受书写也是《新洲雅苑》诗作的重要内容。新加坡蕞尔小岛，方圆 730 多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564 万，但依仗马六甲海峡这一天然航道，依靠地利发展转港贸易已经赚得盆满钵满，成为发达国家。新加坡人周末假期出游的频率非常高。如莫顺生《丁酉初夏江南纪游》系列组诗中，有《浔园小莲庄寻幽》：“浔园绿苑蕴骚风，怪石奇形鬼斧工。竹径莲池桥上过，幽幽亭榭傍花松”，有《南浔水乡追梦》：“南浔初夏艳阳天，艺苑书香伴竹贤。岸畔虹桥河水上，徐徐划过客篷船”，有《城皇阁内听琴寄怀》：“迎风拾级上吴山，尽揽湖光西子颜。琴韵悠扬思古远，城皇飞阁水云闲”，也有《夜游黄浦江》：“江水粼粼水逝东，疏星弄月疾寒风。游船涌满他乡客，倒影霓虹入镜融。”何奕恺的咏史诗善于借古怀今，颇有文化补课的意思。如《黄昏步经云南园南大湖》：“课罢林风诱出门，闲临小径踱南园。山山翠色吟春语，树树相思送旧言。绿草碧波衔绿岸，黄花黄蝶舞黄昏。问湖何以如泥浊？卅载风云和水浑。”讲的是自己在南洋理工大学兼课时间里，感怀南洋大学曾经的辉煌，回忆的是当年南洋大学教授刘太希咏云南园的“山山皆春色，树树尽相思”。再如《赴〈方修选集〉发布会有感》：“耸立千秋志，文魂总不亡。兢兢书雅史，业业选文章。佳著堪精选，鸿儒挤满堂。赴迟趋后立，一望雪茫茫。”感慨的是 2009 年 11 月方修文集发布会，一望与会者背影，与一般学术、文艺讲座或会议同，多为银发前辈，再发后继乏人之叹。另外，何奕恺是来自中国的新加坡新移民，诗句之中颇有年少中文人的愤世嫉俗情怀，如《读陈平原老师导读〈蔡子民先生言行录〉有感注》：“千古劬劳往圣贤，皇皇绝学待人传。人中龙凤今迷术，但问文凭值几钱。”作为中文系出身的何奕恺身处商业为先的新加坡，对文科地位和文人处境的感受尤为强烈。

《新洲雅苑》的出现既是新加坡校园文学的重要成绩，也是南洋旧体诗传承迭代的重要实践，虽然林立一直也在感叹诗作来源的不稳定，如《新洲雅苑》第 4 期，言：“世事如棋，浮生若梦，嗟聚散之无常，感新旧之交替。诗友张海滨，留坡数载，即将归国。另肖仪、褚恒、彭敏哲诸小友，或出洋深造，或学成他去，得无渭北江东之叹？尚喜本地才人，持续涌现。新近投稿本刊者，有张琬卿、李忠及国大中文系诸君，岂可谓后继无人乎？”但存在即是合理，《新洲雅苑》的发展仍在继续坚持下去。

“对于许多移民作家而言，所谓祖国实际上就是他们的母语。……如果在母语中居住和工作，移民作家必须把他的存在根植于这个语言里。假如他不经常使用，他的母语就会萎缩，逐渐丧失其新鲜度，因缺乏故乡的时尚话语而罹患‘语言迟滞’（linguistic lag）症。如果他是一位诗人，他可能会用一种相对而言超脱于时尚话语的文学语言，以尽力维护母语的纯洁性。”<sup>①</sup>哈金的这段话可以提供一个我们了解新马旧体诗与中国诗脉在当代东南亚的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视角。当代旧体诗的创作虽然在东南亚地区虽然不如 20 世纪初期繁盛，但“诗人要有史意，才有诗识。史家要有诗意，才有史德”<sup>②</sup>的创作观一以贯之，仍受到不同年龄层读者的欢迎，潘受、李庭辉、莫顺生、林立等杰出代表继承着左秉隆、黄遵宪、邱菽园等诗界前辈在新马两国开拓的旧体诗事业，继续身体力行地延续着中华诗脉在东南亚的传播。在可预见的将来，旧体诗仍会在新马两国华文文学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从中国文学传统在海外地区的影响力传播力的角度，中国文学与新

① 哈金：《在他乡写作》，明迪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 年，第 126 页。

② 潘受：《诗渡一苇（代自序）》，《潘受诗集》，第 43 页。

马地区旧体诗文学传统的关系研究突出华文文学经典化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因素作用，以及华文文学的整体、宏观视域。我们用问题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常识的同时，重视文学世界中“地理”（空间概念）“阶层”（社会结构）二义，它们将与华文文学经典化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视域下的“文学史”（时间概念）一起，打破现有的文化、区域、学科的研究壁垒，构成宏观考察华文文学的三重维度。同时，我们在充分考察华文文学传统海外传播和文脉传承的关联性、连续性的同时，也兼顾其域外文学脉络生成发展背后的边缘性、异质性，为建构华文文学经典化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重大学术命题作出贡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经典化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23&ZD3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曦）

## **Research on the Spread of Chinese Poetry in Southeast Asia: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Old Style Poetry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JIN Jin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Qing government sent Zuo Binglong and Huang Zunxian to serve as consuls in Singapore. Later, the local poet Qiu Shuyuan was born in the Singapore Malaysia region.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50s, southbound literati such as Yu Dafu and She Xueman were activ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then to Pan Shou and Lin Li, who came from China to Singapore after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se old style poets had literary activities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It can be said that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the cre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has been a continuous thread in th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n literary circles, with a continuous cultural context, thus becoming a beautiful literary landscape in Southeast Asian literature. We can use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outline and restore the creation of old style poetry in Southeast Asia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in order to explore and sort out the complex creative journey of Chinese literati in their scattered paths.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historical material sorting or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it is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seriously addressed in our literary research community.

**Key words:** Chinese poetry vein, old style poetry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Pan Shou, Li Tinghui, Lin Li